

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

評文全本

韋弘機

隆二年以老致仕。未幾復召爲太僕卿。以父諱辭官。徙太子右衛副率。中宗在東宮。儼數爭過失。不見用。自以總調護不應諫。於是田游巖興處士爲洗馬。太子所尊禮。儼詒書責之曰。太子年鼎盛。聖道有所未盡。足下受調護之寄。居責言之地。唯唯悠悠。不出一談。向使不冷。王粟僕何敢議。今祿及親矣。尙何酬塞。游巖愧不能答。儼尋徙右衛大將軍。封義興縣子。以太子詹事致仕。卒年七十八。中宗立。以舊恩。贈禮部尙書。

韋弘機。京兆萬年人。祖元禮。隋浙州刺史。弘機仕貞觀時。爲左千牛。曹參軍。使西突厥。册拜同俄。設爲可汗。

會石國叛道梗三年不得歸裂裾錄所過諸國風俗物
產爲西征記北還太宗問外國事卽上其書帝大悅擢
朝散大夫累遷殿中監顯慶中爲檀州刺史以邊人陋
僻不知文儒貴乃修學宮畫孔子七十二子漢晉名儒
像自爲贊敦勸生徒繇是大化契苾何力討高麗次灤
水會暴漲師留三日弘機輸給資糧軍無饑高宗善之
擢司農少卿主東都營田苑宦者犯法杖乃奏帝嗟賞
賜絹五十匹曰後有犯治之母奏遷司農卿太子弘薨
詔蒲州刺史李冲寂治陵成而玄堂阨不容終具將更
爲之役者過期不遣眾怨夜燒營去帝詔弘機嗣作弘

唐書卷一百一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二十六

蕭瑀

蕭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九歲封新安王。國除。以女兄爲隋晉王妃。故入長安。瑀愛經術。善屬文。性鯁急。鄙遠浮華。嘗以劉孝標辯命論詭悖不經。乃著論非之。以爲人稟天地而生。而謂之命。至吉凶禍福。則繫諸人。今一於命。非先王所以教人者。通儒柳顧言。諸葛穎。歎曰。是足鍼孝標膏肓矣。晉王爲太子。授右千牛。卽帝位。妃

蕭瑀

爲后而瑀寢親寵頻遷尚衣奉御檢校左翊衛鷹揚郎將感末疾不呼醫曰天若假吾餘年因得爲遁階矣后聞責謂曰爾亡國後不安小官而高爲怪語罪不測瑀復治疾良已拜內史侍郎數言事忤旨稍見忌帝至鴈門爲突厥所圍瑀謀曰夷俗可賀敦與兵馬事况義成公主以帝女爲之若走一介使鑿喻宜不戰而解又眾商陛下已平突厥方復事遼東故怠不肯戰願下詔赦高麗專討突厥則人自奮矣帝從之既而主詭辭謂突厥果解圍去然帝素意伐遼又銜瑀以謀搆其機謂羣臣曰突厥何能爲瑀乘未解時乃紿恐我遂出瑀爲河

不得其所邪。乃詔奪爵。下除商州刺史。未幾復其封。加特進。卒年七十四。遺命斂以單衣。無卜日。詔贈司空。荊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常諡曰肅。帝以其性忌。改諡貞。福子銳尚襄城公主。爲太常少卿。

鈞瑀從子。有才譽。永徽中。累遷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左武侯。屬盧文操跳堞盜庫財。高宗以其職主幹。當自盜罪死。鈞曰。囚罪誠死。然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怒殺人。帝曰。真諫議也。詔原死。太常工爲宮人通訊。遺詔殺之。且附律。鈞言。禁當有漸。雖附律。工不應死。帝曰。如姬竊符。朕以爲戒。今不濫。工死。然喜得忠言。卽

看工徙遠裔終太子率更令子瓘爲渝州長史居母喪以毀卒鈞兄子嗣業少從煬帝后入突厥貞觀九年歸以其知虜曲折詔領突厥眾擢累鴻臚卿兼單于都護府長史調露中突厥叛嗣業與戰敗績高宗責曰我不殺薛仁貴郭待封故使爾至此然爾門與我家有雅舊故貸死乃流桂州

蕭山高
嵩瓘子貌偉秀美鬚髯始娶會稽賀晦女僚婿陸象先宰相子時爲洛陽尉已有名士爭往交而嵩汨汨未仕人不之異夏榮者善相謂象先日君後十年貴冠人臣然不若蕭郎位高年艾舉門蕃熾時人不許神龍元年

前嵩慙乞骸骨帝慰之曰朕未厭卿何庸去乎嵩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既極幸陛下未厭得以乞身有如厭臣首領且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流涕帝爲改容曰卿言切矣朕未能決第歸夕當有詔俄遣高力士詔嵩曰朕將爾留而君臣誼當有始有卒者乃授尚書右丞相與休皆罷是日荊州進黃甘帝以紫粉包賜之擢子華給事中久之進太子太師而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坐賂中人牛仙童得罪李林甫素忌嵩因言嵩嘗以城南墅遺仙童貶青州刺史尋復拜太子太師固請老見許嵩退修葺園區優游自怡家饒財而華爲工部侍郎衡以尚

蕭子華

主位三品、就養年踰八十、士豔其榮。天寶八載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華謹重方雅、有家法。嗣爵。天寶末、爲兵部侍郎。祿山亂、陷賊、逼守魏州。郭子儀攻安慶緒於相州、華間道奉表、欲舉魏以應、爲賊所執。會崔光遠得魏州、破械出之。魏人德華庇免、爭來詣。光遠乞留、有詔卽授刺史。史思明反、子儀懼復失華、乃表崔光遠代之、而召置軍中。相州兵潰、華還朝、猶以汙賊降、試祕書少監、稍遷尚書右丞、擢河中晉絳節度使。上元初、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輔國怨、會肅宗大

蕭淑

漸矯詔罷華爲禮部尚書引元載以代方代宗諒闇載助輔國貶華爲峽州司馬卒二子恆悟

復字履初衡子生戚里嫺從豪汰以服御輿馬相夸復常衣垢弊居一室學自力非名士夙儒不與游以清操顯華每歎曰此子當興吾宗推主蔭爲宮門郎廣德中歲大饑家百口不自振議鬻昭應墅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弟紘說曰以君才宜在左右胡不以墅奉丞相取右職復曰鬻先入墅以濟孀單吾何用美官使門內餒且寒乎縉憾之由是廢數歲乃歷歙池二州刺史治狀應條遷湖南觀察使改同州刺史歲歉州有京畿觀察使

儲粟復輒發以貸人有司劾治詔削階停刺史或弔之復曰苟利於人胡責之辭久乃拜兵部侍郎晉王爲襄漢元帥進復戶部尚書統軍長史舊制謂行軍長史德宗以復父諱更之未行扈狩奉天帝惡庫隘欲西如鳳翔依張鎰復曰鳳翔乃泚舊兵今泚悖亂當有同惡者雖鎰臣畏不免帝曰朕業行留一日以驗爾言俄而鎰爲李楚琳所害以是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嘗言艱難以來始用宦者監軍權望太重是曹正可委宮掖事兵要政機叵使參領帝不聽又言陛下厥初清明自楊炎盧杞放命穢盛德播越及茲今阡于危當

善俛

俛字思謙恆子貞元中及進士第又以賢良方正對策
異等拜右拾遺元和六年召爲翰林學士凡三年進知
制誥會張仲方以李吉甫數調發疲天下訾其諛憲宗
怒逐仲方而俛坐與善奪學士下除太僕少卿皇甫鏘
薦爲御史中丞鏘與令狐楚皆善俛兩人同輔政數稱
其善故帝待俛厚襲徐國公穆宗立逐鏘議所以代者
楚薦之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門下侍郎
吐蕃寇涇州調兵護邊帝因問兵法有必勝乎俛曰兵
凶器聖人不得已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夫以仁
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招懷後掩襲故有不殺厲不禽

二毛不犯田稼其救人如免水火此必勝術也若乃以小不忍輕任干戈師曲而敵怨非徒不勝又將自危是以聖王慎於兵帝重其言嘗詔俛撰王承宗先銘俛奏承宗比不臣迷而後復臣不忍稱道其先又辭成當有餉謝拒之則非朝廷撫納意受之臣誼不當取帝善而止令狐楚罷執政西川節度使王播賂權幸求宰相俛劾播纖佞不可污台宰帝不許自請罷冀有感寤帝亦不省俄罷爲尚書左僕射用播爲鹽鐵使後宰相俛自謂輔政淺固辭僕射換吏部尚書又避選事徙兵部移病求分司不許授太子少保爲同州刺史復以少保分

爲人退約少合。南海多穀紙，倣敕諸子繕補殘書。廩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露齎，必貯以囊笥。貪者伺望，得無惹苴嫌乎？倣曰：善。吾思不及此，乃止。廣明初，以諫議大夫知制誥，請厲止夜行，以備賊謀。出太倉粟賤估，以濟貧民。俄遷京兆尹。田令孜養子有罪亡，擊捕吏繫獄，請救踵門，廩不納，杖殺之。內外畏讐，令孜拒黃巢，以廩爲糧料，使辭疾，貶賀州司戶參軍事。會襄王竊據挈族逃河朔，鎮冀節度使王鎔厚禮之。光化中，以給事中召不至卒。

邁字得聖，寘子。咸通中擢進士第，辟節度府入朝，拜右

蕭遘

拾遺與韋保衡聯第而遘姿寓秀偉氣孤峻嘗慕李德裕爲人保衡才下諸儒靳薄之不甚齒獨呼遘太尉保衡憾焉於是保衡已爲相撫遘罪繇起居舍人斥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迫畏不暝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爲公呵禦遘悅悟俄謁白帝祠見帝貌類向所睹異之未幾保衡死召爲禮部員外郎乾符中累擢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僖宗入蜀以兵部判度支次絳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王鐸主貢舉而得遘及是與鐸竝位鐸年老嘗入對踣殿中遘掖起之帝喜曰遘善事長大臣和予之幸也遘曰不止以長乃鐸門生帝笑曰鐸選士

唐書卷一百二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二十七

岑 虞 李 褚 姚 令 狐

岑文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祖善方後梁吏部尚書更
家江陵父之象仕隋爲邯鄲令坐爲人訟不得申文本
年十四詣司隸理冤辨對哀暢無所訕眾屬目命作蓮
華賦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性沈敏有姿儀善文辭多
所貫綜郡舉秀才不應蕭銑僭號召爲中書侍郎主文
記河間王孝恭平荊州其下欲掠賂文本說孝恭曰自

岑文本

隋無道、四海救死、延頸以望眞主。蕭氏君臣、決策歸命者、意欲去危就安。大王誠縱兵、剽係恐江嶺以南、向化心沮、狼顧麕驚。不如厚撫荊州、勸未附、陳天子厚惠、誰非王人。孝恭善之、遽下令止侵略。署文本別駕、從擊輔公祏。典檄符、進署行臺考功郎中。貞觀元年、除祕書郎、兼直中書省。太宗旣藉田、又元日朝羣臣、文本奏藉田三元頌二篇、文致華贍。李靖復薦于帝、擢中書舍人。時顏師古爲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遽、敕吏六七人、泚筆待、分口占授、成無遺意。師古以譴罷、溫彥博爲請。